



亚巴媳妇

——现代题材小说集

韦伟组 著

哑巴媳妇

——现代题材小说集

韦伟组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哑巴媳妇

韦伟组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8,125印张 插页2 168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7,200册

ISBN 7—219—00754—X/M·212

定 价·2.20元

目 录

又是一年三月三	(1)
哑巴媳妇	(23)
山谷的回声	(39)
牛筋叔	(52)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66)
咪娘选婿	(82)
罗“团长”摘帽记	(100)
造型的人们	(119)
月儿圆圆	(126)
酒葫芦喷香	(148)
大年三十	(167)
蝉鸣声声	(179)
白荷	(184)
抱来婴孩的恋人	(191)
姐姐对象来的那天	(211)
文德老伯和他讲的故事	(219)
默香	(235)
绿苍苍的古榕树下	(242)

又是一年三月三

一

山青青，水清清。紫红的桃金娘花把小路两旁点染成了彩带。鲜红的木棉花树上，斑鸠“咕咕”地啼鸣，一声比一声情深。岭顶的鹧鸪叫得清脆激越。阳光灿烂，春暖融融，山山寨寨，到处是春的气象，春的旋律。于是，一年一度的三月三壮家歌会又到了。

这天，默娥由县文工团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岜漠寨，再一次领略本民族的风采。

歌会是在岜漠岭举行的。当红艳艳的太阳爬上岜漠山峰顶时，四乡八寨的男女青年，戴着油亮蜡黄的竹帽子来了，撑着乌黑的布伞来了。姑娘们有的挎着带盖子的竹篮，有的背着绣花的彩袋，一双双，一对对，在草地花间慢悠悠地游荡。害羞的姑娘把头巾轻轻扯下来遮住半边脸，可眼睛却偷偷地瞧着过往的小伙子。小伙子们显得落落大方，相中了姑娘便主动开口：“阿妹，送个歌子吧！”接着不管人家应不应，扯起嗓子就唱：

隔江望见红豆熟，
采不到手哥相思；
花香引来千里蝶，

阿妹好心送一枝。

姑娘没有意思，背过身来走了；姑娘心上有些活动了，就把黑布伞拉得低低的，遮住上半身，听着对方继续唱歌。

小伙子们殷切地唱了许多慕情、求情歌，姑娘缄口不得了，终于答了歌：

讲起山歌妹不会，
迫不得已唱句陪；
白布洗面初相会，
千万莫给妹吃亏。

男唱女和，满坡满岭的歌声。默娥拿着个小三羊录音机，在如织的人流中穿梭，心中波翻浪涌。这样的歌会她参加过好几次了。去年以前，她都是以普通的山村姑娘来赶坡的。可现在她是县文工团的演员，组织上交给她的任务是来采风。一身城市姑娘的打扮，雪白的涤确良衬衣，烫得笔直的浅黄色涤确良长裤，原来挽髻的头发已经剪短。本来，她以为自己十分高雅，然而过往的男女青年都对她敬而远之，她心中的那点傲气便渐渐消散了。

歌会进入了高潮，到处飘起深情的恋歌。

难舍了，
宝鸭难舍满塘莲；
哪日变成银扣子，
四时扣在妹身边。

天旱不断长流水，
雨淋不烂大石山；
屋檐蜘蛛一肚丝，

夜深难眠妹念郎。……

这些发自肺腑的火辣辣的恋歌，把默娥感动了。她一边打开录音机录音，心里却不免有些惆怅。

“嘻嘻嘻！”默娥身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嬉闹声。她回头一看，哦，那不是默花她们几位姐妹吗，后面还跟着外村的几个小伙子哩！

这时候，默花也看见了默娥，于是雀跃着直扑过来：“哎哟哟，三姐！什么时候来到哩？早先怎不见你？”其他姐妹也跟着过来问候，互相亲热。

默娥象是在孤岛上见到了亲人，那高兴劲是不用提了。她说：“我九点多钟就来了，老盼着你们，总是看不见。你们是藏在哪棵草根下突然冒出来的？”

“哈哈！”姑娘们又一阵欢笑。

默花问道：“就你一个人来？”

“还有一个。”默娥淡淡地说。

“谁？”

默娥迟疑了一下，说：“讲出来你也不懂。”她不愿提到这个人，敷衍了一句便转到别的话题上。正说着，却又有人喊：

“默娥，录下了好多歌啦？”

这沙哑的、象公鸭般的声音，就是她刚才不愿意提到的那个人。这人五十岁左右，头发花白，扁扁的鼻梁，大嘴巴，高颧骨上一双小眼睛眯成线。默花她们知道默娥有公事，说了声“晚上再谈”便都走了。

默娥站在老人面前，觉得有点尴尬，硬着头皮说：“老同叔，我差不多录了一盒磁带了。”

“那就好！”对方很满意，接着说：“其实录下几段就可以交差了。歌会年年有，来来去去还不是这个样子。”

这位老同叔叫莫连山，和默娥同一个单位。他本是乐队的，拉二胡、打扬琴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因为他长于外交，而团里的人手又少，所以还兼办各种杂务。在单位里他算是一位能人，领导器重，群众也得让他三分。这次他和默娥来岷漠岭歌会采风，就是他向团长出的主意。

此时，老同叔见默娥不说话，就想到了先前那件事，说：“默娥呀，时间不早了，恐怕你父母在家正盼你呢，我们回去吧！”原来，前几天，他已和默娥的父母约好，赶了岷漠岭的“三月三”歌会，顺路到岷漠寨作客，两位壮家老人要好好聊一聊。

默娥没有吭声，愣愣地望着满坡满岭的人流，说：“老同叔，你先走吧，我还要和姐妹们一起玩玩！”说完，颠颠地跑着追默花她们去了。

老同叔看默娥象孩子般天真，情不自禁地笑了。然而，阅世深广的他，察觉到这姑娘似乎在有意疏远他，心里不觉格登一下：她会不会……

二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默娥和姐妹们才一路唱着歌回到岷漠寨。莫连山老同叔已经先到，家里正忙着做饭菜款待客人。

天井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铺着一张崭新的竹席，大家坐着禾秆编的矮墩子，团团围成一圈。鹌鹑肉焖冬菇、牛肉炒嫩笋、生蒸蛤蚧、吹风蛇炖汤……山里人能拿出来招待客人

的上品都摆出来了。主人嫌酒席中的煤油灯不够明亮，用一杆竹子串起一束松明，点上火，顿时那强烈的火焰把四周照得如同白昼。

一群嬉皮笑脸的孩子在酒席旁边围观。山区闭塞，来往的人少，有什么生客进寨，小孩子都象参观什么新鲜展品似的，连吃饭也来看热闹。

出于对老同的敬重，默娥父亲还把几位堂兄弟也邀来陪客吃饭。有贵客来，主人家的妇女、小孩是不能同席吃饭的。默娥因为已出山工作，身份高了，成为宴席上唯一的妇女。可是，此刻她和父母的心情却大不相同。只要她抬头看一眼老同叔，心里就扑腾几下，接着，一幕幕往事便涌上脑海来。

去年的三月三，风和日丽，她和默花手牵着手，在歌坡的人海中游来荡去。她一身村姑打扮，上身是崭新的阴丹士林蓝布大襟衣，下身是自家靛染的黑布长裤，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俏丽的身子稍事装扮，就格外光鲜惹目。花香蜂蝶扑，邻寨的银灿和另一个小伙子搂着脖子走到她面前，扯起嗓门便唱起逗歌。一阵子，她便答歌了。一来一往，正唱得高兴时，冷不丁发现有个人正蹲在她的眼前。默娥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个老头子。默娥和身旁的默花低声骂了一句：“老不正经的东西。”一转身往前走了几步。可是那老头子却总是缠着她们，还说：“大大方方地唱吧，我是县文工团来采风的，我把你们的歌声都装到机子里面了。”他说着便按按录音机，放出了一阵哇啦哇啦的歌声。老头子舌头好象涂着蜜，说话甜丝丝的，竟把默娥的姓名、地址也套走了。最后，他那双小眼睛上下打量着默娥，叫她挺不好

意思。

过不久，岂料那老头子把她搞到文工团当歌唱演员去了。

山里的黄莺到城里来歌唱了，山里的姑娘要成为县里的知名人物了，这是多么光耀的事啊！默娥梦里成了仙，父母的嘴巴老合不拢。她父亲曾经紧紧地攥住莫连山的手说：“神靠拜，人靠扶。有贵人抬举，我女儿才有今天。连山兄弟，你就是贵人。你是我的好老同。”可是，默娥如今看着老同叔，却想到远远的地方去。她思量着人生的道路，也就象上山的路一样，迂回曲折，时有云封雾锁……

老人是不懂得女儿心思的，他如今心底有多高兴，用秤称不准，用斗量不了。此刻他高高地举起酒碗，喊道：

“喝，老同！”

“老同，喝！”客人也高高地捧起酒碗，转动着那双混浊的小眼睛。他舔了舔嘴唇，左右扫了一眼，说道：

“我今天再一次来赶我们民族的歌坡，感到很高兴，其他人也很高兴，特别是那些勒卯（小伙子）、勒肖（姑娘）们更高兴！大家都为我们民族有这么一个传统的歌会而自豪。但我想，也许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恐怕还不懂得怎么会有‘三月三’歌节。对吗？”

人们“嘿嘿”一笑。默娥的父亲顺着老同的心意，表示赞同：“是啊！”

老同叔得意了，便接着演说起来：“我们壮家的歌会，自宋朝以来都有的。传说，从前有个老头，养了三个女儿，都长得漂亮。当她们成为大姑娘时，媒人几乎把她们家的门坎都踩平了，可是都没撮合成一对。姑娘对媒人说：‘这么

多的人来求亲，我们答应谁好呢？如果是真爱我们，约定个日子来我们家门口唱歌，谁唱得好，就嫁给谁。’果然，到了这一天，许多青年小伙子都赶来对歌，一些姑娘也来看热闹。大家唱了几天几夜，其中有三个青年唱得最好，这家的三个姑娘就分别嫁给他们了。经过这次歌会，青年们找到了交流思想和感情、建立友谊和谈情说爱的好方法，以后就流传下来了……”

场上的人都点头称是，只有默娥默默地吃饭。老同叔特意捧起酒碗对她说：“娥呀，今天是值得高兴的日子，让老同叔跟你干一杯！”

默娥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在席边侍候大家吃饭的母亲着急了，连忙为女儿解围道：

“老同叔，我们默娥没喝过酒。她领老同叔的情。她跟老同叔一样高兴……”

“我喝，我能喝！”默娥接过竹筒，拔开木塞，咕嘟咕嘟地倒了满满的一碗酒，仰起脖子便灌下去。霎时间，她的喉咙象被火烧一样，水灵灵的眼睛紧紧合起来，几乎要挤出眼泪，好一会儿才干咳了两声。老同叔虽然也有点不愉快，却强装笑脸安慰道：

“不要紧，休息一会再来吃饭。”

默娥顺水推舟，便离席走进前屋，攀着竹梯爬上楼阁去。母亲很不放心地跟在后面，说：

“娥呀娥，你醉了，我给搅点石灰水来涂脚板。”

“不，我不涂石灰水！”

“涂了石灰水，再喝点糖水，酒醒得快。”

“不，我什么都不要！”默娥生气了。做女儿的似乎有

权利在母亲面前生气。

善良的母亲不便违背女儿的心愿，只好擦根火柴点亮了油灯，忐忑不安地下楼去了。

三

小楼上，默娥倚着被垛，静对孤灯。天井里的宴席又恢复了热烈的气氛，谈天说地，笑语声喧。莫连山的话语又清晰地传到楼上来：

“老同哥，你门前的木棉树大概有几十年了吧？砍下来准得二三十方木材，那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呀。好花当采你就采，好树当砍你就砍，等老朽了就不中用了！”

.....

默娥今晚听到这种话特别反感，索性挪身靠近窗口，把头伸到窗外去。看不到月亮，岂漠山主峰也辨不出个轮廓。徐风如水，使她感到舒坦。各家各户的窗口，都透出光亮。孩子们朗朗的夜读声和“蓬蓬蓬”的舂米声，引起了她的遐想。她想起了童年时候在学校里天真无邪的光景，想起读初中时跟同学们跳舂米舞的欢乐。

后山的蛤蚧啼鸣了。默娥野马般的心思又闯到另一个天地：一个歌唱演员要能有蛤蚧这么个嗓门，该多好……

“哈哈哈哈哈”，楼下发出了一阵笑声，惊动了沉思中的默娥。

默花她们轻手轻脚地进入前屋，挤在二重门探头窥望天井里的宴席。莫连山看见她们来了，便喊道：

“来，来，是来对歌的吧？”

姑娘们后退一步，你推我挤的。莫连山这样的老头子是

不会有人来找他对歌的。不过，他性情活跃，故意开开玩笑罢了。

默娥母亲见姑娘们来到，急忙迎过来招呼她们吃饭。大家说已经吃过，是来看看默娥，一起磕磕牙的。

默娥母亲乐颠颠地说：“默娥如今在楼上，她也正想你们哩！快上去。唉，你们这些姐妹好不容易才能齐刷刷地聚拢一起。小时候，左邻右舍，招呼一声大家就来了。如今都长大了，小燕子的翅膀硬了，各飞东西……”

“我们不会飞的，我们是山里的土鸡，要飞也飞不起。再说如今屋前屋后都有米粮，随便吃，飞到别处去干什么！”默花的嘴真快。

默娥母亲说：“别嘴硬哩，恐怕你如今已经被哪个寨子勾去了魂头，待出嫁那一天，我拿九条牛绳在村边路口拦住你，叫新郎陪你给我磕头，那才好笑哩！”

“哈哈哈！”姑娘们说说笑笑，一个接着一个上了楼。

小楼里登时热闹起来。三个姑娘一条圩，你一句，我一句，吱吱喳喳，大家都向默娥问这问那：“文工团到省城演出过没有？”“坐过火车、轮船、飞机吗？”“舞台上的山呀、水呀、月亮呀怎么做得那么象？”笑闹了一番，有个姑娘凑近默娥的耳边说：

“三姐，默花把白头巾送给了银灿，如今又在做鞋子哩！”

默花听见了，直向那位姑娘扑去，说：“看你乱嚼舌头，看你……”直到那姑娘连声讨饶，默花又说：

“喂，我来讲个新闻，真好笑哩。崮长寨有个姑娘出嫁，父母说什么现在兴‘思想解放’，要她唱哭嫁歌。笑都

笑不赢，哪哭得出来。大喜日子前的七七四十九天，姐妹们来伴睡，一群人在楼上说天说地，嘻嘻哈哈。父母生气，一个劲地催呀促呀，出嫁姑娘才唱了头一句‘爷啊娘’，便扑哧地笑了。陪伴的姐妹，有的捏起鼻子学猫叫，有的学鸟叫、牛叫。寨子里的一些老人都骂她们是不穿鼻子的小野牛，拿她们没办法。”

默娥绘声绘色地说着，惹得大家又是笑又是骂。默娥蓦地心血来潮，说：

“哎，哭嫁歌里骂媒那一段倒是很逗人的，你们会唱吗？我们把它装到匣子里去。”

“会唱，会唱。”姑娘们兴致挺高，齐声齐调地唱起来：

媒人嘴巴阔，
会吃又会说；
媒人嘴巴大，
会吃又会夸；
媒人心肠黑，
来日遭雷劈……

默娥把开关一按，说：“好哩，都装进去了。”

“放出来听听……”姑娘们七嘴八舌地嚷着。

“别吵别吵，就放……”默娥说着，倒回录音带，便播放了。大家听着自己唱的歌，觉得挺有趣，不住地“嘻嘻”窃笑。

默娥又说：“三姐呀，我家母亲那木头脑袋不开窍，她就不信会有个能装歌子又会唱歌的匣子，真气人。拿去给她看看，让她也知道山外有许多新鲜事。”

“拿去，拿去！”一片附和声，便一齐蜂涌而去。

未出嫁的姑娘不知愁。她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

未出嫁的姑娘也有愁。当默娥从默花家里转回来，看见家门前的木棉树下，老母亲正静静地坐着时，她几步走上前，问道：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

“我等你回来。”母亲用双手支撑着膝盖，慢腾腾地抬起身腰，略带神秘而又兴奋地说：“娥呀娥，有个事跟你说一说。”

默娥不由得心头一怔。看来，她不愿意听到的事情是无法避开了。

四

默娥轻轻地咬着嘴唇，默默地跟母亲进到屋里去。

天井里的宴席早就散了，客人已被安排到叔伯家去睡觉。后屋的厅堂里，油灯如豆，四壁暗淡。神龛前的供桌上放着一迭崭新的漆确良布，用红绸带扎着；还有一方红绸，托着银灿灿的梅花牌手表。默娥心里明白，这是老同叔莫连山带来的。

这次进山，莫连山是打着采风的幌子来办另外一件事的。刚才，晚宴结束后，他已和默娥的父母进行了认真的“会谈”。

“会谈”结果，鲜花是默娥，绿叶是县里森工局李局长的儿子，双方满意，莫连山便把礼品留下来了。那红艳艳的绸子多么耀眼，可如今却象一束火焰烧着默娥的心。母亲不懂女儿在想什么，却说：“娥呀娥，凤凰落在大榕树上，该是放心的时候了。老同叔把你和银李的事说过了，你们都是

自由的，对吗？”

默娥听到“自由”两字，象一块石头砸在心头上，引起了一阵痛楚。

夜深沉。山区里天才的“歌唱家”以青山绿野为舞台，轮流“演唱”。蛙鼓鸟语，猿啼虎啸……现在是猫头鹰歌唱了：“唧唧，唧唧……”节奏缓慢，调子低沉，这给默娥平添了许多郁闷。

大半年以前，由苍翠的大山和清亮的泉水孕育起来的壮家女儿——默娥，一走上县城的舞台，便引起了观众的注意。连上年纪的人都在打听：这演员是从哪里来的？麻烦的事还在后面，雪片似的信一封封飘来，有的说她是刘三姐的后代，有的要和她交朋友，有的干脆提出约会……默娥看了信，由惊喜而变成迷惑，她只好去找老同叔了。莫连山翻阅一迭信笺，不住地摇头。当他看到一封署名李青山的信时，例外地点头称好，说：“写这封信的人有水平，对声乐很有研究，分析你歌唱的优缺点也很中肯。他说你不会丹田运气，吐字不准，很对呀。也许他是我们的同行，甚至是一位老师，是文艺界的艺术权威，应该回一封信感谢他。能得到他拉一把，就走运了。挨着贵人好过求神仙，懂吗？”

默娥照着办了。书来信往，双方都要求会面。默娥原先以为对方是个老大爷，或者是个举止稳重的中年人，一见面才知道是个二十七八的小伙子。在交谈中，默娥知道他是森工局李局长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邻省搞地质勘探，最近回来探亲。因从小爱好音乐，看了默娥演出有些感想，所以就作为互相学习进行交流。不久，李青山虽然离去，而鱼雁不断，情感益浓。最近，青山说有公差就便回家小住，与默

娥间的友谊，急剧地向新的高度突破。前几天晚上，老同叔问默娥：“银李在我面前老夸奖你，你对他态度怎么样？”默娥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勾着头不知怎么回答。老同叔眯着笑眼说：“老同叔从山里出来闯世界，穿州过省几十年，跟千万人打过交道，自认为眼光不错。什么人忠厚善良，什么人虚伪奸诈，我只要看几眼就明白了七成。象银李这样的人，能同他共条扁担挑水喝，共个鼎锅煮饭吃，算是有福份，就看你的意思了。”默娥心里突突地跳得特别快，一条花手绢在指头上绕来缠去，好一阵才鼓起勇气说：“叫他问我父亲吧！”老同叔比银李的父母还焦急，于是，借着“三月三”采风的机会来了。可是，默娥心里却充满着矛盾……

母亲看女儿脸色很不好看，吃了一惊，小心翼翼地问：“娥呀娥，老同叔说银李长得挺出众哩，对吗？”

“嗯。”

“银李文化高，是个大学生？”

“嗯。”

“银李待你好？”

“嗯。”

“那你为哪条不喜欢他？”

“……”

“他家里的人待你不好？”

默娥摇摇头。

母亲怅惘了。她想：女儿进城才一年，却变成山中的流泉，藏头露尾。她叹了口气，说：“燕子不嫌人家门庭，怎么又不筑窝呢？”

默娥想了想，似乎拿出很大的勇气说：“把东西退还人